

梅干菜烧肉

陈世旭

母亲是广东潮州人，会烧菜，能把豆腐和白菜帮子烧出红烧肉的色香味。只要是她做饭，我们就天天是过年。但她很少有时间做饭。全家五口全靠她一个人在一间废品加工厂做工养活。她每天天亮前出门，晚上快半夜才到家。家里做饭只能是姐姐和我，谁先到家谁做。一天两顿，很简单：半锅水，两把米，一堆剁碎的菜帮子，用到处捡来的刨花、锯屑、烂木片煮熟；下饭是母亲用定量供应的豆腐做的豆腐乳，一餐饭一小块。

好歹念完了初中，赣北一个农场到省城招工，说是按月发工资，我报了名。出发就在第二天。快半夜回家的母亲措手不及。第二天一早我用一只破旧的网兜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匆匆跑出家门。半年后我回家过年，母亲做工的废品加工厂不开工，我们又可以吃她做的饭了。她一夜夜熬通宵，实在熬不住就打个盹。

我动身返回农场的那天，母亲送我上火车。我们早早赶到公交车站，却好长时间见不到车来。到了火车站，下了公交车，抬上竹篓，母亲就飞快地跑起来。她在前，我在后，跑了几步，母亲的步子就乱了，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终于跑不起来。我不由得一个劲埋怨母亲，干吗给我这么多东西？母亲喘气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能带就多带些。就那样挣扎着进了站，发现还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天桥。那趟车的汽笛忽然响了，母亲缩成一团往天桥的台阶上爬。

还剩下几个台阶就下天桥了，已经看得清正在吹哨子、摇动小红旗的列车员的脸了，母亲忽然腿一软，瘫坐在地上。

我扯起竹篓，拖到车门下边，列车员一面发脾气，一面帮我把竹篓弄上车。我冲进车厢，在第一个车窗的小桌上俯下去，顾不得背后的叫骂和拍打，猛力掀开车窗。

母亲已经站起，抱着月台上的站牌柱。列车刮起的风，吹散了已经花白的稀疏的头发，失神地站在那里。当天傍晚到农场，打开竹篓，居然有那么多的瓶瓶罐罐：砂糖、猪油……其中居然有那么大一罐梅干菜烧肉！

吃年夜饭的时候，姐姐偷偷告诉我，别怪母亲没有给我们烧肉，你去农场之后，母亲把定量肉票都拿去换钱了。原来那是母亲的一个藉口。

不幸的是，那些瓶瓶罐罐在母亲跌倒时都已摔碎。好在竹篓包得严严实实，连汤汁都没有漏出来。当夜一帮弟兄大呼小叫，挑出了玻璃碎片，风卷残云，扫荡了个精光。给母亲去信时，我没有说那些瓶瓶罐罐的破碎，她的心痛是可以想象的。

再次回家过年，我才知道，一年前那次跌倒，母亲胫骨韧带撕裂，在家里只躺了三天就一瘸一拐地去那个废品加工厂上工了——她怕丢了那份工。而在这一年我收到的家信里，有关她受伤的事只字不见。她不许姐姐透半个字给我。我的心痛她也是可以想象的。

难怪母亲当时抱着月台的站牌柱。我后来知道，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农场还在想着写作赚稿费，每次来信都叮嘱两件事：一、在外面千万不要跟人争强斗胜。吃亏是福。二、千万不要写作。自古吃文墨饭的没有几个有好下场。日子苦就苦些，平安是福。

第一条是大人对儿女例行的叮嘱。第二条才是母亲真正的担心。外公是码头工，母亲九岁，他就扛大包吐血死了。母亲做童工长大成人，嫁给我父亲后才慢慢识文断字，看过《三国演义》，知道杨修死得很惨。她这一辈子都为这深觉恐惧，无法理解除了生活的需要之外，对写作的痴迷就像恋爱，不是理智可以控制的。我从小听话，对父母百依百顺，只有这一条，我违背了母亲。

写这则短文的时候，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那是散文的范本，我的短文或许情境有一点跟它相似。不过，抱着站牌柱的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在那之后，不管是陆地、海上、天空，旅途上都会有一个母亲跌倒的月台；一个母亲抱着的站牌柱；一个抱着站牌柱的母亲满怀忧虑地为我送行。



夜光杯

上海儿童文学工作

任溶溶

“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应归功于老作家陈伯吹、何公超、贺宜、金近等同志，在《大公报》上有副刊《现代儿童》，有儿童刊物《小朋友》《儿童世界》等，上海也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工作的大本营。要感谢儿童文学老作家们！

在江南，如果你行走在山间，突然看见一株数百年的古树，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有来历和故事。这一株株几百上千年的古树，能在纷繁战乱和自然侵蚀中活到现在，本身就是个奇迹。

传说古时有一种树木叫“建木”，可以做上天下地的天梯，供上古人自由往来于天地之间。《山海经·海内经》：“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橰，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暉爰过，黄帝所为。”《淮南子·墜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传说中还有一种不死树，吃了这种树的枝叶果实就可以长生不老。《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晋·郭璞注：“甘木即不死树，食之不老。”也许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

知道树是有神力的，远古先民非常崇拜圣树，“建木”和“甘木”都是这样一种特指，它把人类自由升天入地和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寄托在树身上。

阳光洒在这些古树的叶片上，漏下来的光影像细碎的花瓣。这阳光和远古时的一样，微风也和远古时的一样，它们没有变化，而我们人类早已面目全非，时光亘古不变，改变的只是人类和历史。在这些古树眼里，人类的打打杀杀，大小恩怨不是都会变得很可笑？看多少朝代灰飞烟灭，多少世事激荡沉浮，眼前这株穿越了时空，感知了历史，而且至今还活着的古树，向我们展示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这些古树不以人事变迁、不以历史繁衍、不以时代更迭而改变，它永远以冷静、客观、超然的态度来面对所有的一切。

经常想，我们的内心缺少光泽，总不如一株树明亮干净；我们的呼吸有着迟疑，总不如一株树简单坚定；我们的眼睛游离不定，总不如一株树清澈纯粹；我们抵不住权力的诱惑，总不如一株树初心不改；我们的思想无法逍遥，总不如一株树青葱自在……古树的修行也应该是人的修行吧，学会吸收与扬弃，沉淀与转化，从而让自己的灵魂可以自由，可以等待，可以历千年百世而不坏——生命收放之间，“复见天地之心”。

每一株古树都有它的豁达和智慧，千年亦不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比不过树的。一代一代的人都走了，这些树还活着，等我们都走了，树依然在。以后的世界，我们不知道，它们知道。它们几百上千年如一日，默默地注视着人间的兴衰更迭、荣辱存亡。站在古树前，内心不由得充满了敬畏。

这些日子，不断遇见古树。400年的糙叶树，500年的菩提树，800年的榕树，900年的柏树，1200

如今的微信世界是大世界，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放大镜，哈哈镜，潜望镜，真叫人眼花缭乱。看微信成了一种生活，一天看几个小时稀松平常。

但是我困惑，能够尽信微信吗？对于这种真真假假、似真非假的东西我有鉴别力吗？如果我吃东西不挑食物，不管好坏，来者不拒，可能要吃坏肚子；那么，因为缺乏鉴别力而选择不看微信，是不是又有些因噎废食要饿肚子？

今年3月我去网安总队采访，一个侦查员告诉我，2017年一段从高架上拍下来的视频迅速在微信流传，浓烟滚滚，并且有火焰，下面的文字是：虹桥机场有飞机坠毁！

我立刻说这个视频我当时就看到了，但是这点鉴别力我还是有的，我怀疑，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坠机事件，难道让一个姓刘的微商来报道？我必须看东方卫视和《新民晚报》才能证实。

侦查员不到三个小时就找到这个姓刘的。他坦白：我为了出风头，为了炫耀别人不知道的“现场直播”，就说飞机坠毁了。侦查员告诉他：是附近一家农贸市场的泡沫塑料着火了。

这点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还是有。但是看了有些微信我就昏头六冲。比如社会上突然流行区块链、碳达峰、元宇宙什么的。啥是元宇宙？有微友解释说：元宇宙就是第一世界，元就代表第一嘛！那么元宇宙就是正月第一天吗？！有微友解释说：元宇宙就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且交汇的世界（到底是平行的还是交汇的呢）；也有微友说：元宇宙就是一个把网络、硬件终端和用户囊括进来的一个永续的、广覆盖的虚拟世界……我越看越“虚拟”，信哪个？要么我全部不信，干脆

不看微信了？

我和党校的一位老师探讨此事，他说：在现实社会中，全信微信和全不信微信的人极少。人对信息还是有一定选择性的，选择那些愿意看到的愿意相信的，这既是人能专注一件事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是造成人的局限性的原因。

海南出版社秋林到上海组稿，我碰到了多年不见的作家伊人，喝完酒欲分手，我对伊人说：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加个微信吧？没想到他说：我没有微信。哦，伊人退休多年，依然思维敏捷，依然遍知天下事，依然笔力老到，是不是和他不看微信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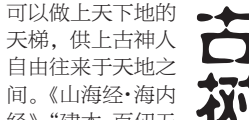
有句老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人要独立思考。我寻思：书，都有不可靠的，都有不可全信的，微信比起书来不晓得要靠谱多少倍。每一本书毕竟都有一审二审三审，然而每一个微友都是有签发权的“总编辑”，想咋发就咋发，想咋转就咋转，想说飞机掉下来就掉下来了。他们知道骇人听闻是多么吸引围观，就像小孩听鬼故事，怕虽怕，想听听。

唉，我真想不看微信了，像作家伊人那样不是也不闭塞吗？尽信微信不如不看微信。从上个礼拜开始，整个上午，我已经不看微信，先戒掉半天，到下个月，我打算下午和晚上都……但是我并没有把握，说不定从下个月开始，早上睁开眼睛就开始看微信，要把以前丢失的微信追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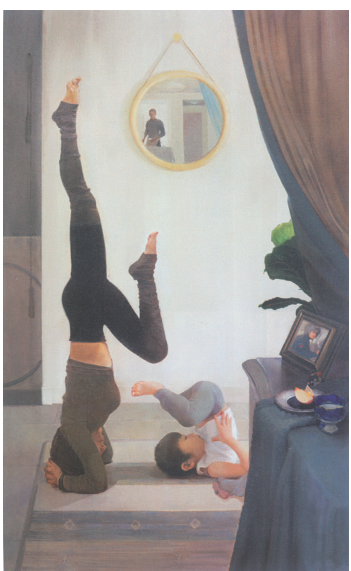
说实在的，微信太妖了，这家伙从来不用担心什么信任危机，你看它也罢，不看它也罢，它照样没心没肺地一天发出几千条几万条。这个叫人半信半疑、将信将疑的东西，叫人如何歇它？



世象杂谈



古树 李倩红



我们的假日 (油画) 赵双临

近期上海气温骤降，冬寒将至；每家每户的床铺皆已收拾得暖洋洋。我也年复一年每在此季节，取出四十年前父母赠送的那条毛毯：上海第一毛纺厂出品的“凤凰牌”纯羊毛毯，重达3公斤。因质量上乘，时至今日的毛毯毛色依旧厚实均匀、鲜亮簇新。再冷的冬夜，被子上覆盖着这床毛毯，身心温暖。

年轻时我体质稍纤弱些，工作辛苦且常年有夜班，平日睡眠浅而少怕冷。父母默默看在眼里，在饮食起居上呵护备至，还省吃俭用为我置办了这条当年非常紧俏贵重的羊毛毯，嘱我永远随身携伴，冬日以助保暖。我成家后，母亲还曾亲自纳鞋底糊硬衬为我夫妇做“蚌壳”棉鞋；为我儿子编结小绒线衫；我回娘家坐月子，小婴儿夜间哭闹，是我父亲整夜整夜相帮抱去小孩拍摇哄，以让我们能安歇……

我父母从不厌烦小孩。不仅宠爱自家娃，也善待别家娃。日

常，他们会为孩子们成长去着想，会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去体谅，凡事好商好量。我那些儿时的老同学、老朋友，虽散在天涯各处，但只要相聚即会重提、念叨、唏嘘起在他们记忆里的我父母之点点滴滴温暖事迹……

当年我曾正经问过父母：“你们为何对小孩们这么好？不怕烦么？”父母没讲啥大道理，只是一句：“做爷娘应该对孩子好一点。依将来也会这样的！”

如今已没人以“雾都”谈伦敦了。但我对伦敦冬天的多雨气候，对那纠缠数月的阴沉湿冷仍会埋怨唠叨，原因是为自己孩子着急。虽知道室内有水汀暖气，但疼惜当年才19岁留学生的艰辛不易，多年前我即毫不犹豫地在家中这珍贵温暖的厚羊毛毯打包入孩子行囊，陪伴他去闯天涯。

除了这次疫情期间，十几年

年的红豆杉，1500年的香榧树……时光恒久，肉体单薄，生命渺小。我们的人生何尝活得过一株树的一半，唯有留存生命里更多的感动来充盈我们的人生，留存更多的记忆来感悟我们的岁月。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弥足珍惜，感谢这些古老的树途经我的身旁，不动声色地提醒我。

那日，在泉州开元寺看到一株1300多年古桑树，在古桑树旁，有一块石碑，记录着这株古桑树的历史。这株古桑树，在民间有一段可以开出莲花的传说。据说开元寺的前身，是大财主黄守恭的一个大桑园。传说有一天，一个和尚要这块桑地建佛寺，财主不便拒绝，故意出个难题：

也许吧，我在其他事情上会有时没耐心，但在小孩面前极其有耐心。但我绝不会溺爱。我有分寸！

冬季讲“冬藏”，其实真不仅仅是食疗进补与强身健体的内容，也许更深层注重的是在养心养德、感恩传承、珍重亲情、拥抱回馈等诸多情与理，也即在心理健康和精神层面多多思考与投入。

冬季冰天雪地，万物萧疏，人的心理状态会发生一点变化，多愁善感，油然而起，不利于心理健康。勤添衣裳，增加营养，都是应该的，但我首选“暖心”——抚慰别人，也抚慰自己。这看似“务虚”的举动，实际上才是最需要我们去做的。

如果再遇到古树，我就抱一抱它吧，我会觉得我抱的不是一棵树，而是过往的人生和岁月，是未来的期许和美好……

冬季养身无非是吃好、穿暖、睡好。睡好，是最好的进补。

我之冬藏 责编：龚建星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